

關公與文化旅遊



善治若水 胡恩威

香港要發展文化旅遊，如何發展？這需要研究有分析。香港的特色是什麼？筆者認為最大特色之一是它擁有中華文化傳統，同時也受到英式文化影響。香港既有東方底氣，也不乏西方元素。

若從中華文化角度看，香港本地特色有什麼呢？關公也許是一個特色。關羽，三國時期劉備的親信，其忠義勇武形象被世人尊稱為關公。在香港的流行文化中，關公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影視作品中時有拜關公的情節。另外，很多酒樓食肆也會擺設關公像。

關公代表忠義勇武，其形象在香港深入人心。在筆者看來，關公可謂一個重要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這個IP可以衍生出很多不同類型的文化旅遊資源，例如關帝廟、關公誕慶祝、關帝博物館等。相較之下，日本擅長利用這類文化，再結合傳統、宗教、古蹟、神話等衍生更多IP。

關羽的故事十分特別，他被孫權斬首後，被後人奉若神明。京劇劇目如《水淹七軍》《單刀會》《走麥城》等，講述關羽的人生歷程，從劉備、關羽、張飛桃園結義，到後來戰死麥城的故事。至現今關公被供奉成神明，他由人轉成神的過程，故事性十足。

二〇一九年，大館舉辦過專題展覽

「關公駕到」，展示關公在傳統至現代文化中產生的影響，並探討「拜關帝」的文化。筆者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其實也有潛力變成一個大型的常設展覽，介紹關公文化、關公相關的歷史人物，以及他後來對戲曲藝術、流行文化的影響。乃至今天，在日本的流行文化中，尤其是電腦遊戲，《三國演義》仍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題材。

關公和香港流行文化有著密切關係，與關公相關的電影有《關公大戰外星人》、《江湖告急》、《真·三國無雙》等。香港要發展文化旅遊，需要的是深度，即發展有深度的文化旅遊體驗。因為一個有深度的文化旅遊體驗，才能持續吸引遊客重遊香港。

花間穿行

眼下北京經開區宏達北路至宏達南路粉色的泡桐花正開得如夢如幻，行人穿行在樹下，宛如走入童話的世界。

中新社



市井萬象

如果人生可以重啟



黛西札記 李夢

復活節假期追劇，是朋友大力推薦的日劇《重啟人生》。年初播出，短短十集，篇幅不長卻誠意滿滿，以這些年流行的「循環」或「輪迴」手法入題，卻並不渴望宏大敘事，而是從平凡中來，最後又回到平凡中去。看似波瀾不驚，細品，則餘韻綿長。

爸的婚外戀，記得給爸爸挑選生日禮物等。這般「好人好事有好報」的儒家傳統入世價值觀，對於同樣身處東亞文化圈的我們而言，再熟悉不過，也是這部「循環」敘事的劇集讓觀者感覺親切的原因所在。並不追求情節繞腦刺激，而是大打溫情友情牌，從日常生活的縫隙和角落裏找到的哪怕一束微光，也足以點亮日升月落的每一個平凡日子。

隨著女主角的人生一次次重啟，我們也跟隨劇情不斷重溫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東亞城市流行文化的種種變遷。從電子寵物機到中學女生喜歡的貼紙相，從明星寫真到手持遊戲機，重啟後的每個場景都是一次回顧和重溫，對應我們曾共同經歷的童年和青春。與《請回答1988》等口碑韓劇相似，《重啟人生》中的溫情橋段自然、真誠，毫不做作。對於被快節奏生活催促的都市人來說，觀看此劇不啻為一場難得的共情與省思。一天天為了升職加薪、為了成家立業開啟成功人生而奔忙勞碌，到頭來卻少有人思考：究竟，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幸福」人生？

或許，對於這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平凡個體來說，所謂的「幸福」並非做出怎樣的創舉或是經歷怎樣的傳奇，而是親友相伴，是燈火可親，是每一天都如約相見的清晨和晚風。麻美在重啟了若干次人生後終於發現，人生無法重啟也無妨，每一天都是最珍貴。

《重啟人生》的主角麻美今年三十三歲，是日本某座小城市的普通公務員，工作繁複、細瑣，日復一日，雖說不時要忍受顧客的指責，但好在有兩位閨密夏希和美穗，時常放工後小聚，談談天、唱唱歌，日子平淡，倒也樂在其中。

麻美的人生「重啟」，源於一場忽如其來的車禍。當麻美再度醒來時，發現自己正面臨兩個選擇：一是轉世投胎成為生活在危地馬拉的大型食蟻獸，二是將自己此前三十三年並不算精彩的人生從頭來過。麻美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

重啟後的人生，沒有名利雙收，也沒有大富大貴，而是繼續生活在普通的小城，做着普通的工作，和同樣普通的一班好友聚會。不同的是，麻美為了下一世繼續做人，在這重啟的人生裏，盡己所能地做些善良的小事，例如幫助外公治病，阻斷同學爸



《重啟人生》劇照。

金字塔頂的華人



自由談 海龍

最近參與出版社海外華人影像志著作，承寫「華人圈外的華人」部分。觸摸這個話題，不由思接千里浮想聯翩。所謂「圈外」，乃非典型華人之意也。

華人，是因各種原因流寓海外之中國人的別稱。由於早期離國多為謀生，十九世紀華人幾為苦力的近義詞。晚清以後，出現赴歐西官僚和經商、求學者，華人成分漸繁複，但大多數仍是底層淘金、築路、血汗工廠和餐飲業者。近現代留學生和官、商階層流入，華人成分形成了金字塔分層。上層的「成功」華人往往自外於當地華人社區，被目為華人圈外的華人。

這些華人往往是社會公認的上層或學、政、商界精英佼佼者。在其領域有着驕人的成績和頭銜，有的甚至超出其領域成了世所關注的公眾人物。他們及其後代往往愛惜羽毛潔身自好極其注重隱私，常人很難進入他們的領域和內心世界。因緣際會，基於各種原因筆者跟他們或相關者有過不同的往還或交集，略可窺知他們的所思所悟和心靈世界。

這批金字塔頂的華人不少是近現代史上政治家、官僚及其後人，他們有政治經濟實力和各路人脈，但多極為審慎，深居簡出，絕口不露家史和自己的過往。如宋美齡宋子文皆在紐約，卻幾乎不參與華人活動。顧維鈞、張治中、陳誠和其他名宦後人也大致如此。從晚清到民國再到當代，各類政經人士及後代流寓此地者如過江之鯽，他們多悶聲享福不事聲張。

第二類多屬科學及理工界著名人士。較為周知者如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等。楊振寧回國受到關注較多，在美國時他的榮譽在學界、百姓卻知者不多，日子過得是安靜的。即使鄰居也不必知道他是誰，更不會格外注目他；去附近咖啡館或超市，他就是個普通老人。李政道、吳健雄等在物理系是大家尊重的學者，在公寓樓也只是一位安靜的老者。他們很少有動靜而且鮮有記者之類去叨擾他們。在國內名聲曾如日中天的貝聿銘也大致如斯。

也有致力於公益和學術交流者。如筆者熟識的醫學家胡應洲先生，事業有成積極

冒名殺手



英倫漫話 江恆

歷史總是充滿巧合，就如同上世紀八十年代震驚世界的英國布萊頓酒店爆炸案，殺手僥倖躲過警方視線放置了炸彈，而暗殺對象「鐵娘子」戴卓爾夫人陰錯陽差地逃過一劫。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午剛過，一位年輕男子走進位於英國南部海濱勝地的布萊頓大酒店，要了一間面朝大海的房間，接待員提供了六樓的六二九房，男子支付了三晚的現金順利入住。在登記卡上，他的名字叫羅伊·沃爾什。就在這一切看似平淡無奇之中，卻暗藏殺機。因為大約四個星期之後，執政的保守黨將在此召開年會，包括首相戴卓爾夫人和內閣成員在內的高官全部下榻於此。

時間很快來到十月十二日，凌晨二點五十四分，布萊頓酒店突然傳出一聲巨響，是六二九房發生大爆炸，強烈的衝擊波摧毀了相鄰的房間並撕裂酒店屋頂，一個五噸重的煙囪垂直墜落，切菜一般將所有樓層推毀直到地面。這次爆炸造成五人死亡，三十四人受傷，但住在一樓拿破侖套房，也就是六二九房正下方的戴卓爾夫人卻幸免於難。據專家分析，她大難不死有多個偶然因素，比如當時她若不是臨時離開浴室去客廳，就正好處在煙囪下墜的位置，則必死無疑，此外如果不是客廳的牆體恰好發生偏移，令崩塌的磚石轉向另一個方向，她也可能葬身於瓦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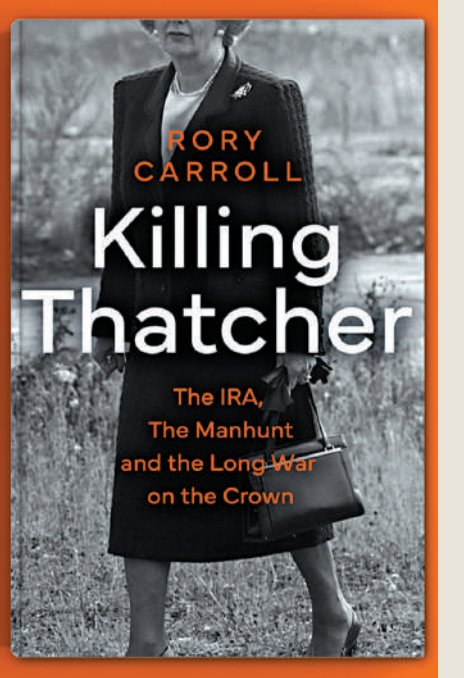
據警方研判，爆炸經過精心設計，是以戴卓爾夫人為目標，而施襲者極大可能是主張北愛爾蘭獨立的愛爾蘭共和軍（IRA），當時他們已經製造了多起爆炸案。但都有誰參與以及如何得逞，倫敦方面既沒有情報也沒有線索，不得不將調查範圍擴大到從七月開始踏入布萊頓酒店的所有住客，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嫌疑人。萬幸的是，在已成廢墟的地下室裏，發現了一些鋼製文件櫃，裏面存放的客人登記卡完好無損，警方的注意力很快集中在六二九房客人身上。當看到「羅伊·沃爾什」這個名字，警方大

吃一驚，他可是赫赫有名的愛爾蘭共和軍成員，曾在倫敦製造了兩起汽車炸彈案，是當局頭號通緝犯，但奇怪的是他已於一九七三年和幾名同伴一起被捕入獄，正在監獄服刑。那麼真正的炸彈殺手是誰？

英國當局通過從登記卡上獲取的殘缺指紋，以及漫長且耗時的嫌疑人比對，最終鎖定了一個名叫帕特里克·馬吉的愛爾蘭共和軍成員，此人在該組織中默默無聞。但問題來了，馬吉當初為何要冒巨大風險，在酒店登記卡上化名沃爾什？要知道此舉很可能打草驚蛇，引起別人的注意，甚至招來警方調查，從而令他的爆炸計劃功虧一簣。

對此英國媒體人羅里·卡羅爾在四月份剛出版的新書《刺殺撒切爾：愛爾蘭共和軍、追捕行動和對英王室的長期戰爭》中提到，據馬吉本人事後表示，冒名頂替沃爾什純屬最後一刻的隨機選擇，沒有特別含義。但他的說法有點難以置信，直到今天，不少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在談起此事時，仍傾向於馬吉將暗殺「鐵娘子」作為對沃爾什的敬意，這也是他們在武裝鬥爭中薪火相傳的傳統，比如沃爾什也曾選擇湯姆·克拉克作為自己的化名，而克拉克正是維多利亞時代爭取愛爾蘭獨立的領袖。可不管怎麼說，馬吉確實冒了不必要的風險，好在當時警方針對重點是罷工潮，防範憤怒的礦工可能衝入酒店，而忽略了對入住客人的檢查，特別是有人可能安放炸彈，這才讓馬吉僥倖躲過警方視線。

可是幸運女神不會永遠眷顧馬吉，一九八五年六月，他和另外四名同伴在格拉斯哥的一間公寓被捕，當時他正計劃製造新的一系列爆炸，並且幾天前剛在白金漢宮不遠的建築物內放置了第一枚炸彈，最後他被判處終身監禁。不過，隨着一九九八年北愛和平協議簽訂，根據相關條款，馬吉在服刑了十四年後獲釋出獄。頗具戲劇性的是，馬吉出獄當天，在路上竟然撞見了沃爾什，他當時在向更生人士兜售彩票。沃爾什和馬吉認出了彼此，但兩人關係不熟。馬吉遞給他一枚英鎊，沃爾什給了他一張彩票，當被問及在存根上寫什麼名字時，馬



▲英國媒體人羅里·卡羅爾著《刺殺撒切爾：愛爾蘭共和軍、追捕行動和對英王室的長期戰爭》。

吉回答說：「用羅伊·沃爾什吧」。沃爾什沒有詢問原因，馬吉也沒有自願解釋。多年後，沃爾什回憶說，他不知道為什麼馬吉堅持使用他的名字。

至於戴卓爾夫人，她對待此次爆炸遠沒有對外展示的那樣堅強，這是她人生中距離死亡最近的一次，明顯留下了後遺症。雖說她在爆炸的當天上午，故作冷靜地發表了演講，但幾天後在一次活動中，她還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此後當局的安保措施得到加強，她私下告訴助手，相信愛爾蘭共和軍會再次嘗試，並會成功殺死她。在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之後，戴卓爾夫人變得更加不安，據說她的丈夫給她買了一塊手錶，並附上一張便條：「每一分鐘都很寶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戴卓爾夫人逝世十周年和北愛和平協議簽署二十五周年，有關布萊頓酒店爆炸案的更多細節得以浮出水面，當中有非常多的巧合，用英國傳記作家喬納森·艾特肯在《戴卓爾夫人傳》一書中的話說，只需多幾分鐘或幾英尺，歷史就會改寫。

美籍華人學者。由於較少受到政治約束，討論政治、歷史和文學等問題時往往敢於直抒胸臆語出驚人而博得了新一代學人的追捧。他們普遍有舊學基礎和完整的西學訓練，對人對事敢於直言。他們的專業多在中國文史，這個領域在美國屬於小眾一般人多不關注，故很少被人找茬也無人喝彩。但在中國讀者中它們卻是顯學，遇到合適和時興土壤，他們的學說盛開受到關注使他們寂寥的晚年等到了鮮花和一路叫好。

但任何真理皆是有辨證性的，理論和評價的深刻有時難免片面和武斷處。海外學者的放言無忌有時亦不乏結論之論據和資料不足及持論的偏頗。但牆外開花牆內香，多虧有了這批海外學人，由於他們經歷的時世、其學養和對所持觀點的堅持，引發了對中國文史問題的一些重新思考。文史哲不同於科學，一般沒有絕對正確的唯一答案。有些結論不怕錯，如果有啟發意義，錯得深刻往往比對得淺薄更能推動學術進步。